

詩

本

義

卷一

上

卷二

詩本義卷第七

歐陽氏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
詳詩之首卒隨文爲解至有一章之內每句別爲一
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旨歸矣又復
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旨害於
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
德流出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
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

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
詬病斷此爲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
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
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
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
言我似續姜嫄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
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
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爲成廟其下一
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
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

事而鄭輒別如跂一章爲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
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六躋彼公堂又可爲祭祀
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
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歸則何關
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爲流行於假樂則爲有
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爲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
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爲道鄭於他詩皆訓爲圖爲
謀又或爲尚惟爲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
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
改猶爲瘡改芋爲撫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

爲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爲急而毛於此詩爲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爲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矣義當爲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迂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鷩變而悚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爲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旣成宮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凋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殞墜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

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爲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桷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鷲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于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辭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爲斤宣王又謂衆維魚矣維此豐年謂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爲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爲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爲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爲考牧不應汎言

獻夢而爲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爲庶人無故不殺雞
豚惟捕魚以爲養此爲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鷓鴣曰
余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爲室家矣牛羊牢闌亦
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旣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
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
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雝以
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
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爲
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

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爲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
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
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
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
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
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

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按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爲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爲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

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
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
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爲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
者亦不通也按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
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
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爲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爲詩也
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
不知何人也家父爲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旣失之非
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
謂慤莫懲嗟如鄭注以慤莫懲爲一句嗟字獨爲一

三百八十四
國言
六
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又轉解至爲善皆失之不自爲政鄭意爲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旣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爲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爲下民所瞻而爲治不平致王政亂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

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爲政者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去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去者作節南山詩者旣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

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闊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爲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爲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爲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鳥也當止於林木屋非鳥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

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
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
爲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
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錄之者非取
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革非規誨可入而其臣
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
冀其敬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錄以爲
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說異乎孔子錄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